第八章、如來藏佛性之抉擇

第一節、《楞伽經》的如來藏說

（p.237～p.250）

上圓下波老師 指導

學生 釋洞岸 敬編

2015/01/21

# 一、《楞伽經》諸譯簡介

《楞伽經》共有三譯，求那跋陀羅（Guṇabhadra）在宋元嘉年間（約西元440頃）初譯，名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，四卷。在無著（Asaṅga）、世親（Vasubandhu）的論書裏，還沒有引用這部經，所以這部經的集成，約在西元四世紀末。[[1]](#footnote-1)

# 二、《楞伽經》的如來藏說

## （一）如來藏與我

### 1、前言：《楞伽經》與瑜伽學派的關係

一、如來藏與我：《楞伽經》與瑜伽（Yoga）學派，有非常親密的關係，如有些差別，那就是會通如來藏（tathāgata-garbha）說。[[2]](#footnote-2)瑜伽學者約清淨真如（tathatā）無差別，解說經中的如來藏；[[3]](#footnote-3)《楞伽經》也這樣說，但有更進一步的說明如來藏的本義。

### 2、引經：《楞伽經》如來藏實為「離妄想無所有」、「無我如來之藏」

如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2（大正16，489a-b）說：[[4]](#footnote-4)

#### （1）問：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，言有如來藏耶？

【問】「世尊修多羅說：如來藏自性清淨，轉三十二相，入於一切眾生身中。如大價寶，垢衣所纏，如來之藏常住不變，亦復如是，而陰界入垢衣所纏，貪欲恚癡不實妄想塵勞所污。……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，言有如來藏耶？世尊！外道亦說有常作者，**離於求那，周遍不滅**。」（p.238）

#### （2）答：為斷愚夫畏無我句故，說離妄想無所有境界如來藏，為離外道見故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

【答】「大慧！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大慧！有時說空、無相、無願、如、實際、法性、法身、涅槃……如是等句說如來藏已，如來應供等正覺，**為斷愚夫畏無我句**故，說**離妄想無所有境界**如來藏門。……**開引計我諸外道**故，說如來藏，令離不實我見妄想，入三解脫門境界，悕望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，作如是說如來之藏。……為離外道見故，當依**無我如來之藏**！」

### 3、說明

#### （1）問：「如來藏」與外道所說的「我」有何差別

《如來藏經》等所說：眾生身心中的如來藏，是自性清淨（prakṛti-viśuddha）的，常住（dhruva）[[5]](#footnote-5)的，這與外道所說的我（ātman），有什麼差別？外道所說的我，不也是常住，周遍不滅，離於求那（guṇa）嗎？[[6]](#footnote-6)「離於求那」，魏譯本作「不依諸緣，自然而有」，[[7]](#footnote-7)所以我是作者，不是依緣而有的。這樣的我，與如來藏不是相同嗎？經上為什麼要說如來藏呢？

#### （2）答：為了「斷愚夫畏無我句」，「開引計我諸外道」而說如來藏，其內容實是「離妄想無所有」的「無我如來之藏」

##### A、外道與一般愚夫怖畏無我與涅槃，只好將真如說為如來藏

《楞伽經》解說為：如來藏是如（tathatā）、實際（bhūta-koṭi）、法性（dharma-dhātu）等異名，是「離妄想無所有境界」。經中常見的真如、法界等，為什麼又要稱為如來藏呢？這是為了「斷愚夫畏無我句」，「開引計我諸外道」的方便。在生死流轉與解脫中，外道都是主張有「我」的。對生死說，我是作者；解脫，我就離生死而常樂。佛說無我（nir-ātman），是外道，也是一般人所不容易信受的。沒有我，誰在作業，誰在受報呢？沒有我，解脫不等於什麼都沒有嗎？佛說的無我（p.239）與涅槃（nirvāṇa），是外道與一般愚夫的怖畏處。不得已，只好將真如說為如來藏，說得近於外道的神我。

##### B、信受如來藏說，更進一步理解其內容，如來藏是誘化外道的方便

如信受如來藏說，更進一步理解其內容，就知道與神我不同，實在是「離妄想無所有」的真如。[[8]](#footnote-8)不起我見、法見，從三解脫門（trīṇi-vimokṣa-mukhāni）向佛道。如來藏是誘化外道的方便，所以是「無我如來之藏」。

### 4、抉擇

#### （1）《大涅槃經》初分

《楞伽經》[[9]](#footnote-9)說與瑜伽學相近，而說得更為分明！「無我如來之藏」，與《大涅槃經》的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」[[10]](#footnote-10)，方便是不相同的。[[11]](#footnote-11)

#### （2）《寶性論》以「自他平等的大我」（如來藏）而離「虛妄的小我」（神我）

《寶性論》〈本頌〉說：為了使眾生遠離五種過失，第五過失是「計身有神我」，所以說眾生有佛性（buddha-garbha），[[12]](#footnote-12)也有為了誘化外道執我見而說有佛性（如來藏別名）的意義。但〈釋論〉說：「以取虛妄過，不知實功德，是故不得生，自他平等慈」。[[13]](#footnote-13)《佛性論》[[14]](#footnote-14)解說為：「由聞佛說佛性故，知虛妄過失，真實功德，則於眾生中起大悲心；無有彼此，故除我執。」[[15]](#footnote-15)這是以自他平等的大我，離虛妄的小我。

#### （3）《顯揚聖教論》亦以「平等心性的大我」而離神我[[16]](#footnote-16)

《顯揚聖教論》說：「當知此平等心性，即是大我阿世耶，及廣大阿世耶」，[[17]](#footnote-17)與《寶性論釋》同一意義。

#### （4）《楞伽經》的「無我如來之藏」方便更勝一著

這固然是本於真如無差別義，但對應機說教──「斷愚夫畏無我句」，「開引計我諸外道」的教意，《楞伽經》顯然更勝一著！

## （二）如來藏與藏識

### 1、前言：「如來藏」、「藏識（阿賴耶識）」本為不同的二種思想系

二、如來藏與藏識：如來藏（tathāgata-garbha）為依止（āśraya），阿賴耶識（ālayāvij-ñāna）為依止，本為不同的二種思想系。無著（Asaṅga）、世親（Vasubandhu）論中，雖以真（p.240）如（tathatā）解說如來藏，也沒有與阿賴耶識聯合起來。

### 2、《楞伽經》將「如來藏」與「藏識（阿賴耶識）」結合

#### （1）「如來藏」與「藏識（阿賴耶識）」結合為第八識

將二者聯合而說明其關係的，是《楞伽經》，如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2b）說：

「大慧！善不善者，謂八識。何等為八？謂**如來藏名識藏心**、意、意識，及五識身。」

八識，是瑜伽學者的創說。識藏，就是藏識──阿賴耶識。[[18]](#footnote-18)約特殊的意義，第八阿賴耶識名心（citta），第七識名意（mano），前六識名識（vijñāna）。經上說「八識」，又說「如來藏名識藏（心）」，這是將如來藏與阿賴耶合為第八識了。魏譯本雖只說「阿梨耶識」，而下文說：「阿梨耶識名如來藏」，[[19]](#footnote-19)也表示了「如來藏名識藏」的意義。《楞伽經》以真如為如來藏，與阿賴耶的含義，當然是並不完全一致的，但到底結合為第八識了。

#### （2）「如來藏」與「藏識（阿賴耶識）」的結合――應依於「心性本淨，客塵煩惱所覆」而來

##### A、《楞伽經》經文

如來藏與阿賴耶的合為第八識，應該是依於心性本淨（prakṛti-pariśuddha-citta），客塵煩惱所覆（āgantuka-kleśa-āvṛta）而來，[[20]](#footnote-20)如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0c）說：

「此如來藏識藏，一切聲聞、緣覺心想所見，**雖自性淨，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**。」[[21]](#footnote-21)

「我於此義，以神力建立，令勝鬘夫人及利智滿足諸菩薩等，宣揚演說**如來藏及識藏**名，**與七識俱生**，（令）聲聞（不）計著，見人法無我故。勝鬘夫人承佛威神說如來境界，非聲聞、緣覺及外道境界，**如來藏識藏唯佛及餘利智依義菩薩**[[22]](#footnote-22)**智慧境界。**」

##### B、說明

###### （A）自性清淨，客塵所覆：《勝鬘經》只說是如來藏，《楞伽經》則是如來藏、識藏二者統一

《楞伽經》是依《勝鬘經》而作進一步的說明。[[23]](#footnote-23)

a、如來藏自性清淨

《勝鬘經》有沒有說到阿賴耶識，是另一問（p.241）題，[[24]](#footnote-24)而「自性清淨如來藏，而客塵煩惱、上煩惱所染，（是）不思議如來境界」，[[25]](#footnote-25)確是《勝鬘經》所說的。

b、如來藏客塵所覆為識藏（阿賴耶識）

依如來藏說，為客塵煩惱所覆（或「所染」）；依阿賴耶說，是雜染種子（或「熏習」）所積集。[[26]](#footnote-26)在《楞伽經》中，這二者也統一起來。[[27]](#footnote-27)

原來，阿賴耶──藏，是窟、宅那樣的藏。《攝大乘論》中，玄奘譯義為「攝藏」、「執藏」。攝藏，魏佛陀扇多（Buddhaśāmti）譯作「依」；陳譯作「隱藏」；[[28]](#footnote-28)隋譯作「依住」。[[29]](#footnote-29)玄奘所譯《解深密經》說：「亦名阿賴耶識，何以故？由此識於身，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」；「攝受藏隱」，《深密解脫經》作：「以彼身中住著故」。[[30]](#footnote-30)阿賴耶有隱藏、依住的意義，如依住在窟宅中，也就是隱藏在窟宅中。

###### （B）如來藏識藏：顯現境界，起七識等；而自性清淨，為虛偽惡習所熏染

所以《楞伽經》中，顯現境界，起七識等，當然是阿賴耶識的作用，而自性清淨，為虛偽惡習所熏染，生（雜染的根本）無明住地（或作「習地」），[[31]](#footnote-31)為如來藏而轉名為阿賴耶識的關鍵。[[32]](#footnote-32)

#### （3）「如來藏」轉名為「阿賴耶識」

##### A、《楞伽經》經文

###### （A）宋譯本

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0b）說：

「如來之藏，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趣生；……外道不覺，計著作者。無始**虛偽惡習所熏**，**名為識藏，生無明住地，與七識俱。如海浪身，常生不斷**，離無常過，離於我論，自性無垢，畢竟清淨。」

###### （B）魏譯本

魏譯本的文句小異，如說：[[33]](#footnote-33)（上略）「諸外道等妄計我故，不能如實見如來藏。以諸外道無始世來，**虛妄執著種種戲論諸熏習故**。大慧！阿梨耶識者，名如來藏，而與無明、七識共俱。如（p.242）大海波，常不斷絕，身俱生故，離無常過，離於我過，自性清淨。」

##### B、阿賴耶就是：自性清淨而為煩惱所覆染

依經所說：稱為阿賴耶識，是由於如來藏為無始虛偽惡習──虛妄執著種種戲論所熏習。所受的熏習，瑜伽學名為「遍計所執種子」，或說阿賴耶是「過患之聚」。[[34]](#footnote-34)《楞伽經》雖採用種子（bīja）、熏習（vāsanā）說，而阿賴耶顯然就是：自性清淨而為煩惱所覆染。依《大乘莊嚴經論》來解說：[[35]](#footnote-35)如來藏與阿賴耶識，有同一義，那是心真如（tathatā-citta）是自性清淨的。也有差別義，阿賴耶識雖不離真如自性清淨，卻是覆障真如的，雜染過患、煩惱熏習的總聚。宋譯或譯阿賴耶識為「覆彼真識」，[[36]](#footnote-36)深得《楞伽》的經意！所以，阿賴耶識一名，是不清淨的。如修到一切妄執不起，斷盡無始以來的戲論熏習，就轉捨阿賴耶識的名字，唯是離垢清淨的如來藏了。

#### （4）「如來藏」轉捨「阿賴耶識」

##### A、《楞伽經》經文

轉捨如來藏中藏識的名字，如《經》上說：[[37]](#footnote-37)

###### （A）宋譯本

**宋譯：**

「修行者作解脫想，**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，七識流轉不滅**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攀緣諸識生故。」

「欲求勝進者，當淨如來藏及識藏名。大慧！若**無識藏名如來藏者，則無生滅**。」

###### （B）唐譯本

**唐譯：**

「得解脫想，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中藏識之名。**若無藏識，七識則滅**，何以故？因彼及所緣而得生故。」

「欲得勝法，應淨如來藏藏識之名。大慧！若**無如來藏名藏識者，則無生滅**。」（p.243）

###### （C）魏譯本

**魏譯：**

「生解脫相，以不轉滅虛妄相故，大慧！**如來藏識不在阿梨耶識中，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**，**如來藏識不生不滅**。何以故？彼七種識依諸境界念觀而生。」

「欲證勝法，如來藏阿梨耶識者，應當修行令清淨故。大慧！**若如來藏阿梨耶識名為無者，離阿梨耶識，無生無滅**。」

##### B、說明

宋、唐二譯，文義相同，魏譯的文句，有點不同。但魏譯說：**沒有阿賴耶識名，如來藏不生不滅，七識的生滅流轉也就滅而不起**，與宋、唐譯還是一致的。

《楞伽經》說八識，起初是以藏識心與轉識──七識對論的，如說：「譬如海水變，種種波浪轉，七識亦如是，心俱和合生，謂彼藏識處，種種諸識轉」。[[38]](#footnote-38)藏識與七轉識的關係，舉泥團與微塵為譬喻，說明轉識可滅，而不是藏識的「自真相識滅，但業相滅」。[[39]](#footnote-39)這顯然以真如為藏識的自真相，所以說「藏識不滅」。

在宋譯第四卷中，說「如來藏名藏識」，以如來藏（藏識）與七識對論，如說：「甚深如來藏，而與七識俱」。[[40]](#footnote-40)所以轉捨阿賴耶識，只是除去覆障真相的虛偽惡習所熏，淨除阿賴耶識的名稱而已。

#### （5）小結

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統一，可說是《楞伽經》的特色！《楞伽經》所說的阿賴耶識，特重心真如，而有被解說為「真心」的可能！[[41]](#footnote-41)

### 3、如來藏（識藏）為生死涅槃依

#### （1）《楞伽經》繼承《勝鬘經》，融攝瑜伽學，立如來藏（藏識）為一切法依

##### A、《勝鬘經》明確提到了如來藏為一切法依

##### （A）《勝鬘經》經文

如來藏為生死涅槃依：《勝鬘經》明確提到了如來藏為一切法依，如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12，222b）說：[[42]](#footnote-42)（p.244）

「世尊！**有如來藏故說生死，是名善說**。」

「如來藏離有為相，如來藏常住不變，是故**如來藏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**，世尊！不離、不斷、不脫、不異不思議佛法。世尊！**斷、脫、異、外有為法，依、持、建立者，是如來藏**。」

「世尊！若無如來藏者，不得厭苦、樂求涅槃。何以故？於此**六識及心法智**，此七法剎那不住，不種眾苦，不得厭苦、樂求涅槃。」

##### （B）說明

###### a、有如來藏，所以能有生死流轉

在所引的經文中，首先說，有如來藏，所以能有生死流轉，這是善巧的說法。

###### b、依如來藏，而有佛涅槃

其次，成立兩類依止：如來藏是常住不變異的無為法，所以為不離、不斷、不脫、不異的不思議佛法的依持，也就依此而有佛涅槃。同時，為斷、脫、異、外的有為法的依持，也就是依此而有生死。

###### c、沒有如來藏，不得厭苦、樂求涅槃

結論說：如沒有如來藏，生死流轉不能成立，因為六識等七法，是剎那不住的生滅法，是不種（受）眾苦的。沒有如來藏，也不能厭生死苦，發生對涅槃解脫的樂求。如來藏為生死、涅槃依，表示出如來藏學的特色！

##### B、《楞伽經》融攝瑜伽學，合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為第八識，為一切法依止

##### （A）《勝鬘經》說「如來藏」為一切法依止，並沒有說到阿賴耶識

繼承《勝鬘經》，融攝瑜伽學，《楞伽經》作了進一步的說明。《勝鬘經》沒有說到阿賴耶識，《楞伽經》卻合如來藏與阿賴耶（藏）識為第八識。《勝鬘經》說：「六識及心法智」，唐譯作「六識及以所知」。[[43]](#footnote-43)所知（jñeya），古人每譯為「智」與「應知」的。

##### （B）《楞伽經》中「如來藏名藏識」為一切法依止

「六識及心法智」（p.245），《楞伽經》是稱為意、意識等七識的。[[44]](#footnote-44)在八種識中，為什麼「如來藏名藏識」可以為一切法依止，而不是前七識呢？

###### a、經文

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0a-b）說：

「大慧菩薩復白佛言：世尊！惟願世尊更為我說！陰界入生滅，彼無有我，誰生誰滅？愚夫者依於生滅，不覺苦盡，不識涅槃。」

「佛告大慧：如來之藏，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趣生，譬如伎兒變現諸趣，離我我所。……為無始虛偽惡習所熏，名為識藏，生無明住地，與七識俱。如海浪身，常生不斷；離無常過，離於我論，自性無垢，畢竟清淨。」

b、說明

（a）釋第一段經文：一般人以「無我」為不能成立生死

上面說過，為了外道的怖畏無我（nir-ātman），妄執有我（ātman），所以說如來藏；如來藏不是神我，卻有神我的色采。佛說「諸法無我」，是一般人所不易信受的，所以部派佛教中，也有成立「我」的學派。[[45]](#footnote-45)

（b）釋第二段經文

I、無我不能成立生死

《楞伽經》中，大慧（Mahāmati）菩薩代表了一般的心理，請佛解說。佛說生死流轉，在生死流轉中的，只是五陰、六界、六入（處），並沒有我。在一般人看來，如沒有我，那誰在生，誰在滅？也就是誰在生死？這是以「無我」為不能成立生死的。

II、生滅法不能成立生死

還有，如《經》說：「譬如破瓶不作瓶事，亦如焦種不作芽事。如是大慧！若陰界入性，已滅、今滅、當滅，自心妄想見，無因故，彼無次第生」。[[46]](#footnote-46)滅（nirodha），被解說為什麼都沒有了，那末前一剎那滅，第二剎那就「無因」而不可能生起了。這是說：**生滅無常是不能成立生死流轉的**，如經說（p.246）：「其餘諸識有生有滅，意意識等念念有七」；[[47]](#footnote-47)「七識不流轉，不受苦樂」，[[48]](#footnote-48)與《勝鬘經》的「此七法，剎那不在，不種眾苦」說相合。[[49]](#footnote-49)

瑜伽學說：剎那不住的有為生滅，可以成立生死的流轉，受苦樂的異熟（vipāka），所以以依他起自性（para-tantra-svabhāva），阿賴耶識（ālaya）為所依。[[50]](#footnote-50)

III、小結

但《楞伽經》雖肯認「無我」[[51]](#footnote-51)，卻同意一般的觀點，所以要在諸行生滅法外，立常住不變，不生不滅的如來藏（藏識）為依止。這樣，「離無常過，離於我論」的如來藏，為一切法依，是最善巧的說法。[[52]](#footnote-52)

#### （2）如來藏為生死依

##### A、《寶性論》依如來藏而有生死

如來藏為生死依，《寶性論》依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，這樣說：[[53]](#footnote-53)

「**地依於水住，水復依於風，風依於虛空，空不依地等**。如是陰界（六）根，住煩惱業中；諸煩惱業等，依不善思惟；不善思惟行，住清淨心中；自性清淨心，不住彼諸法。……如虛空淨心，常明無轉變，為虛妄分別，客塵煩惱染。」[[54]](#footnote-54)

依如來藏──自性清淨心而有生死，正如依虛空而有風、水、地一樣，雖為風、水、地所依，而虛空明淨，常住不變。

##### B、《楞伽經》所說同《寶性論》依如來藏而有生死，不過融合了瑜伽唯識說

《楞伽經》所說的如來藏為依，也是這樣，不過融合了瑜伽唯識說，所以無始以來的惡習所熏，與七識俱生，生死相續，流轉於五趣、四生的，依於名為阿賴耶（藏）識的如來藏，如一切依於虛空那樣。

（A）如來藏為依、為住、為建立

《楞伽經》說：「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（五）趣（四）生」；所說的因（hetu），是「為依、為住、為建立」的意義。依（niśraya），持（ādhāra），建立（pratiṣṭhā），不是種子生現行那樣，是「依止因」。如大種造（p.247）色，約「生、依、立、持、養」說，[[55]](#footnote-55)依、持、建立，就是這類的因──能作因（kāraṇa-hetu）。[[56]](#footnote-56)

（B）說如來藏為因為依，為了化導沒有常住法就不能成立生死流轉的凡夫見

「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趣生，譬如伎兒變現諸趣」，近於外道的神我說。這是「開引計我外道」的方便，如來藏只是真如的異名。如來藏是善不善因，為生死依止，決不是如來藏──**真如能生起善惡，流轉生死，只是善惡、生死依如來藏而成立，如雲霧依於虛空一樣。雲霧依於虛空，虛空自性還是那樣的明淨**，雖然似乎虛空晦昧而失去明淨，其實是不見而不是虛空有任何變化。所以《經》上接著說：「離無常過，離於我論，自性無垢，畢竟清淨」。為了化導沒有常住法就不能成立生死流轉的凡夫見，所以說如來藏為因為依。

##### C、附論《楞嚴經》及《起信論》之說

如中國佛教所傳的《楞嚴經》，及《起信論》所說，「真如熏無明」，「無明熏真如」等，在印度後期大乘佛教中，似乎沒有這樣的見解。[[57]](#footnote-57)

#### （3）如來藏為涅槃依

##### A、《楞伽經》歸宗於如來藏學，融合瑜伽學立習氣，但無漏習氣與瑜伽學不同

依如來而有涅槃，也是「為依為持為建立」。《楞伽經》融合瑜伽學，所以立習氣，如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2b）說：

「大慧！剎那者，名識藏如來藏，意俱生識習氣剎那，[[58]](#footnote-58)無漏習氣非剎那，非凡愚所覺。計著剎那論故，不覺一切法剎那（與）非剎那，以斷見壞無為法。」

如來藏名藏識中，生七識的習氣，是剎那（kṣaṇika），是有為生滅法；另有無漏習氣，是非剎那，也就是不生滅的無為法。這裏，顯然與瑜伽學不同。瑜伽學以為：無漏習氣也是剎那生滅（p.248）的，所以佛果的四智菩提[[59]](#footnote-59)，也還是有為生滅的。[[60]](#footnote-60)《楞伽經》批評說：「若**得無間**有剎那者，聖應非聖」！[[61]](#footnote-61)宋譯的得「無間」，就是「無間等」（abhisamaya），為「現觀」或「現證」的異譯。這是聖智的證得，如智證而是剎那生滅，那聖者也不成其為聖者了！無漏智等功德，《楞伽經》是無為不生滅的。

##### B、無漏習氣說，顯然是引用了《勝鬘經》空與不空

魏譯《入楞伽經》卷8（大正16，559c）說：

「言剎尼迦者，名之為空。阿梨耶識名如來藏，無共意轉識熏習故，名之為空；具足無漏熏習法故，名為不空。」

魏譯本略有差別。《楞伽經》所說的剎尼迦──剎那，是與如來藏相離的，所以是空（śūnyata）的；無漏習氣是（非剎那）不空（aśūnya）的。空是有為生滅的，不空是無為不生滅的。空與不空，顯然是引用了《勝鬘經》說：[[62]](#footnote-62)「空如來藏，若離、若脫、若異，一切煩惱藏。世尊！不空如來藏，過於恆沙，不離、不脫、不異，不思議佛法」。依於如來藏的煩惱等有為法，是空的；依於如來藏，與如來藏不離不異的，無量無邊的不思議佛法，是不空的。如來藏是真如的異名，是一切法無差別性，無漏功德不是從真如生的，而是與真如不離不異的無漏習氣所顯的。經修習離障而現起，與真如相應而永不失壞的。

##### C、《楞伽經》立五種種性同於瑜伽學，但說一闡提可成佛則不同於瑜伽學

《楞伽經》依無漏習氣說，而歸宗於如來藏學。也就因此，《楞伽經》與瑜伽學相同，說五種種性。立無種性（a-gotra），無種性是一闡提（icchantika）人，但捨一切善根的一闡提，「以如來神力故，或時善根生」。所以「為初治地而說種（p.249）性」差別，其實都是可以成佛的。[[63]](#footnote-63)

1. （1）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，p.180-181：

   《楞伽經》共三譯：宋求那跋陀羅（Guṇabhadra），於西元443年初譯；元魏菩提流支（Bodhiruci），於西元513年再譯；唐實叉難陀（Śikṣānanda），於西元700──704年三譯。後二譯（與現存梵本相同），前面多了「勸請品」，後面多了「陀羅尼品」與「偈頌品」。前後增多部分，與唐代（二次）譯出的《密嚴經》，意義更為接近。

   （2）《華雨集第一冊》〈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釋題〉，p.149-p.150：

   《楞伽經》之譯為華文，凡經三譯。**劉宋元嘉中，求那跋陀羅初譯，名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，凡四卷**，總為一品，題作「一切佛語心品第一」。**元魏延昌年中，菩提留支再譯，名《入楞伽經》，凡十卷**，分十八品。除第一「請佛品」，第十七「陀羅尼品」，第十八「總品」外，餘十五品與宋譯相當。**唐久視年，實叉難陀第三譯，名《大乘入楞伽經》**，凡七卷，作十品；內容與魏譯相當，僅品目開合之異。**三譯中，宋譯依梵文直出，語多倒綴，不易句讀；魏譯文繁而晦；唐譯乃譯義始暢**。然**宋譯早出，雖質直亦間勝於唐譯**。此**非比觀三譯，不足以見楞伽之真**。昔明員珂編《楞伽會譯》，讀者稱便。支那內學院刻《藏要》，以宋譯《楞伽》為主，考訂於魏、唐二譯及梵本，亦通《楞伽》之善書！**世之弘通本經者，以宋譯為盛，今亦從之**。

   （3）案：關於《楞伽經》之傳譯、在中國佛教流通之情形、經名之解釋等，印順導師于《華雨集第一冊》〈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釋題〉一文中有概念性介紹。並為此自古皆謂晦澀難讀之經作大科及分章節，便於讀者深入。

   （4）《佛教史地考論》，〈7 楞伽經編集時地考〉，p.229-p.230：

   笈多王朝，創立於西元320年；到455年，鳩摩羅笈多（Kumāragupta）以後，即因外有敵人，內部分立而逐漸衰落。本經的編集，即在這一時期中。本經曾談到：「由種種心分別諸法，非諸法有自性，此但妄計耳」。這與世親的唯識三十頌：「由彼彼遍計，遍計種種物，彼遍計所執，自性無所有」，文義次第，非常一致。所以本經實為唯識興盛以後的作品，可能還在世親以後。唯識學者平常說六經十一論，但這是依《成唯識論》的引經而說。在無著、世親的引證中，有《十地經》、《解深密經》、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，而從沒有說到《楞伽》與《密嚴》（密嚴更遲）。這是最可注意的。在中觀家，也是比世親略遲，與安慧同時的清辨，才引用《楞伽經》（傳為提婆作的論典，上有楞伽二字，這是菩提流支所加的）。清辨即與安慧同時，多少年輕一點（所以又與護法同時）。世親考為西元360到440時人，所以本論的集出，約為西元五世紀中期。

   （5）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276：「本經所說的教義，雖簡略而極重要，可與其他教典相互研讀。如說一乘，可研究《法華經》。**說如來藏為生死涅槃依，可研究《楞伽經》**。說如來果德、法身、涅槃，可研究《大涅槃經》。發願受戒，可讀《菩薩本業瓔珞經》等。一乘佛教的重要論題，本經都略有論到，**可作真常大乘的概論讀！**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（1）《華雨集第三冊》，p.180：

   西元四、五世紀，瑜伽行派（Yogācāra）的無著（Asaṅga）與世親（Vasubandhu）論師，廣說一切唯識所現；依虛妄的阿賴耶識（ālayavijñāna），成立唯識說。當時流行的如來藏，就是自性清淨心說，融攝了瑜伽行派的唯識現，而成「真常唯心論」，代表性的教典，是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。

   （2）《永光集》，p.150：

   在唯識（唯心）經典的發展上，從《解深密經》到《阿毘達磨大乘經》，再進就是《楞伽經》、《大乘密嚴經》。由於虛妄唯識學的興盛，真常心（真常我）融攝他，引起真常唯心思想的大成。

   （3）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301：

   《楞伽經》與《密嚴經》，無著與世親的論書中，都沒有引述。唐玄奘雜糅所成的《成唯識論》，引用這兩部經，所以被認為「唯識宗」所依的經典，其實經義是不屬於這一系的。《楞伽經》的漢譯本，有三部；宋求那跋陀羅（Guṇabhadra）於元嘉二十年（西元443）初譯，名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，四卷。集出的時代，應該要比無著論遲一些。《密嚴經》的漢譯本，有兩部；唐（西元680年前後）地婆訶羅（Divākara）初譯，這是集出更遲一些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（1）請參閱本書第七章，第二節〈瑜伽唯識學的如來藏說〉，p.190-p.195。

   （2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90：

   如來藏是什麼？是依什麼意義而說的？《寶性論》約三義說──「佛身遍」，「無差別」，「如來（佛種）性」。在這三義中，唯識學者但約「無差別」說。

   （3）《永光集》，p.140：

   瑜伽行派以真如會通如來藏，但所說的真如（即空性，圓成實性），只是理性，與依他起性不一不異，而無關於依他起性的因果起滅，所以呂澂稱之為「性寂」。

   （4）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331-p.333：

   **唯識與真常的根本不同，即在空性與心識的關係上**。

   **真常學者認為：**心識與真如的關係，是**不一不異的，然而著重在不異**，所以從心性不二的立場，在眾生心中，說有真心或清淨心、法性心等。

   **依唯識學者說，**真如與心識的不一不異，是對的，因為法性遍一切處，阿賴耶識等一切法，是不離真如的。雖然一切法不離真如，但也**不能說心識與真如即是不異的**。因此，真如與心識有其不同：真如是不生不滅的、常住的、無變化的，而心識是有生有滅的、無常的、有變化的。

   **唯識學者**，在說明一切法時，從未說到真如的如何如何，因為真如法性的平等，無二無別，我們不能從真如說明千差萬別的現象；……，**這一切應在有為的生滅法上說明，不能在真如法性上說，這就與真常論者完全不同了**。

   **依唯識學者說**，有漏的雜染法，是阿賴耶識中無始以來的有漏習氣，……。真如是不生不滅的清淨法性，**不能從真如法性中說明有漏的雜染差別**，也即不依如來藏有生死了。……

   真如與識，**唯識宗**著重在**不一**，**真常者**卻偏重在**不異**，由此唯識是側重在**差別的現象**，真常是側重在**統一的本性**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（1）《入楞伽經》卷3〈3 集一切佛法品〉（大正16，529b18-c18）：

   世尊！世尊！如修多羅說，如來藏自性清淨，具三十二相，在於一切眾生身中，為貪瞋癡不實垢染、陰界入衣之所纏裹，如無價寶垢衣所纏，如來世尊復說常恒清涼不變。世尊！若爾外道亦說我有神我常在不變，如來亦說如來藏常乃至不變。世尊！外道亦說有常作者，**不依諸緣自然而有**周遍不滅。若如是者，如來外道說無差別。

   佛告聖者大慧菩薩言：「大慧！我說如來藏常，不同外道所有神我。大慧！我說如來藏空、實際、涅槃、不生不滅、無相無願等文辭章句，說名如來藏。大慧！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為諸一切愚癡凡夫，聞說無我生於驚怖，是故我說有如來藏；而**如來藏無所分別寂靜無相**，說名如來藏。大慧！譬如陶師依於泥聚、微塵、輪、繩、人功、手、木方便力故作種種器。大慧！如來世尊亦復如是，彼法無我離諸一切分別之相，**智慧巧便說名如來藏，或說無我**，或說實際及涅槃等，種種名字章句示現，如彼陶師作種種器。是故大慧！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說有我相。大慧！我說如來藏者，為諸外道執著於我，攝取彼故說如來藏，令彼外道離於神我妄想見心執著之處，入三解脫門，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大慧！以是義故，諸佛、如來、應、正遍知說如來藏，是故我說有如來藏，不同外道執著神我。是故大慧！為離一切外道邪見，諸佛如來作如是說，汝當修學**如來無我相法**。」

   （2）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2〈2 集一切法品〉（大正16，599b8-28）：

  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修多羅中說如來藏本性清淨，常恒不斷無有變易，具三十二相，在於一切眾生身中，為蘊、界、處垢衣所纏，貪、恚、癡等妄分別垢之所污染，如無價寶在垢衣中。外道說我是常作者，**離於求那自在無滅**。世尊所說如來藏義，豈不同於外道我耶？」

   佛言：「大慧！我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大慧！如來、應、正等覺，以性空、實際、涅槃、不生、無相無願等諸句義說如來藏，為令愚夫離無我怖，**說無分別無影像處如來藏門**，未來現在諸菩薩摩訶薩，不應於此執著於我。大慧！譬如陶師於泥聚中，以人[5]功、水、杖、輪、繩方便作種種器；如來亦爾，於遠離一切分別相無我法中，以種種智慧方便善巧，**或說如來藏，或說為無我**，種種名字各各差別。大慧！我說如來藏，為攝著我諸外道眾，令離妄見入三解脫，速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諸佛說如來藏，不同外道所說之我。若欲離於外道見者，應知**無我如來藏義**。」 [5]功＝工【明】＊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32：

   三、《阿含經》說緣起法，法性、法住、法定、法界，是表示緣起法的意義。緣起「法」是佛出世也如此，不出世也如此，有常住（nitya-sthita），**恆住（dhruva-sthitā）**的意義，所以分別論者（Vibhajyavādin）立緣起無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（1）《中國禪宗史》，p.22：

   《楞伽經》的性質，是對佛法的各種問題，給予明確的抉擇。如上所說第一則：「如來之藏」，過去已在經中說過了。聽起來，與外道（奧義書等）所說的「我」差不多。外道的「我」（ātman），也是常住的，周遍的，離相（「求那」是德相）的，是作者──生死流轉中的造作者。

   （2）guṇa：a quality, a peculiarity, an attribute or property in general, an attribute of the five elements, (each element has its own peculiar quality or qualities as well as organ of sense; thus 1. ether has *śabda* or sound for its Guṇa and the ear for its organ; 2. the air has tangibility and sound for its Guṇas and the skin for its organ; 3. fire or light has shape or colour, tangibility, and sound for its Guṇas, and the eye for its organ; 4. water has flavour, shape, tangibility, and sound for its Guṇas, and the tongue for its organ; 5. earth has the pre-ceding Guṇas, with the addition of its own peculiar Guṇa of smell, and the nose for its organ); an ingredient or constituent of nature (according to the Sāṃkhya philosophy[數論派哲學], which makes nature to consist in the equipoise of three Guṇas[三德] called *sattva*[喜]*, rajas*[憂]*,* and *tamas*[闇]*,* i. e. goodness, passion, and darkness, or virtue, foulness, and ignorance); a term for the number three (taken from the three qualities of the Sāṃkhya system); a property or characteristic of all created things (according to the Nyāya philosophy[正理派哲學], which makes twenty-four Guṇas[立24求那].

   Monier Williams, M.A. *A SANSKṚIT-ENGLISH DICTIONARY*.（London: Oxford, 1872.）：357

   （3）荻原雲來編，《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》（p.427）：

   Guṇa：根本的原素（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）の屬性[香、味、色、觸、聲]；（特にSāṃkhya[數論派] に於て）根本的（三）原素又は性質。[*sattva,rajas,tamas*即ち喜、憂、闇又は善、邪惡、無智]；（Nyāya[正理派]に於ける）根本的（二十四）原素又は性質。

   （4）丁福保編，《佛學大辭典》（p.1116）：

   求那：（術語）Guṇa，由原質之意言之，原質者，必有活動，為作者之意，遂為德之意。勝論師六句義中之第二。譯曰依，依止。地水火風等實體之色聲香味等之德也。因而《十句義論》謂為德句義，而求那之數有不同。……《楞伽經》二：「外道亦說有常作者，離於求那周遍不滅。」又，數論有喜憂闇三德之談，謂之三求那。

   （5）數論學派：

   數論，梵語Sāṃkhya，音譯為僧佉，又作僧企耶；意譯又作數術、制數論。數論學派為印度六派哲學中成立最早者。相傳初祖為迦毘羅仙人（梵Kapila）。此派以分別智慧而計度諸法，並以此數為基礎，從而立名論說，故稱數論派。

   其早期學說主張精神、物質二者統一為「最高我」，即採取有神論與一元論之立場（見敘事詩），至晚期則否認最高我，成為無神論之二元論。神我為純粹意識，不具作用，僅觀照自性而已。自性依序開展為覺（梵buddhi）、我慢（梵ahaṃkāra）、五大、十六變異。此一原理與神我、自性合稱二十五諦。**所謂自性（梵prakṛti），即可供開展之唯一因子，其構成之要素有純質（梵sattva）、激質（梵rajas）、翳質（梵tamas）等三德**；**神我即由開展後所產生之物質結果中脫離出來，獨自存在，其時即稱為解脫**。……。於諸外道中，數論派乃最有力之學派；佛典中有甚多破斥此派學說之記載。今於印度之瓦拉那西附近，成為獨立學派而存在。（《佛光大辭典》（七），p.609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**[**原書p.249，註.1**]**《入楞伽經》卷3（大正16，529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89-290：

   依《如來藏經》的：「一切眾生貪欲恚癡煩惱中，有如來智、如來眼、如來身，結加趺坐，儼然不動。……德相備足，如我無異」；及《楞伽》所引經：「如來藏自性清淨，轉三十二相，入於一切眾生身中」：**使人易於想像為神我型的存在**。然**依《勝鬘經》、《楞伽經》的抉擇開示，如來藏，不外乎真如──法界、法性、空性、實際等別名**。無著的《莊嚴論》也說：「一切無別故，得如清淨故，故說諸眾生，名為如來藏」。堅慧的《寶性論》（或說世親造）也說：「佛法身遍滿，真如無差別，皆實有佛性；是故說眾生，常有如來藏」。「見實者說言：凡夫聖人佛，眾生如來藏，真如無差別」。**原來，無邊德相莊嚴的佛法身，只是真如（法界等）離垢所顯**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8：

  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，《佛性論》，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》，與《無上依經》，意義都非常接近。這是西元四世紀末，論師將當時流行的如來藏經典，分為十門（或十二義）而作貫攝的論集。這還是如來藏說（沒有引用《楞伽經》），不是「如來藏緣起」說。大概與《寶性論》同時，傳出了《楞伽經》，立「如來藏藏識」（tathāgatagarbha-ālayavijñāna），如來藏與藏識合流，於是又有《大乘起信論》那樣的論典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**[**原書p.249，註.2**]**《大般涅槃經》卷7（大正12，407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（1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六章，第四節〈寶性論義的分別〉，p.179：

    《大般涅槃經》一再說：「**我者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**」。「真我名曰佛性」；「我性及佛性，無二無差別」。我（ātman），佛性（buddha-dhātu，buddha-garbha），如來藏（tathāgata-garbha），是同一內容。《涅槃經》「初分」所說的我，除佛果常樂我淨的我以外，著重在眾生位中的真我。《央掘魔羅經》也一再說「如來藏我」。這二部經，與《如來藏經》所說的如來藏、佛性，**富有神我的色采**。

    （2）另參閱《如來藏之研究》第五章，第三節〈如來藏我〉，p.133-13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3**]**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1（大正31，816a-b）。

    （2）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1〈7 為何義說品〉（本頌）（大正31，816a20-b1）：

    問曰：餘修多羅中皆說一切空，此中何故說有真如佛性？……

    答曰，偈言：(1)以有怯弱心，(2)輕慢諸眾生，(3)執著虛妄法，(4)謗真如實性，(5)計身有神我；為令如是等，遠離五種過，故說有佛性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4**]**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4（大正31，840c）。

    （2）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4〈7 為何義說品〉（釋論）（大正31，840c11-25）：

    此究竟論中，為離五種過，說有真如性，以眾生不聞，不發菩提心：(1)或有怯弱心，欺自身諸過；(2)未發菩提心，生起欺慢意，見發菩提心，我勝彼菩薩；(3)如是憍慢人，不起正智心，是故虛妄取；(4)不知如實法，妄取眾生過，不知客染心，實無彼諸過，自性淨功德；(5)**以取虛妄過，不知實功德，是故不得生，自他平等慈**。聞彼真如性，起大勇猛力，及恭敬世尊，智慧及大悲。

    （3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94：

    阿世耶（āśaya）譯為「意樂」，這裏的二種意樂，就是「清淨信欲」。依第一則，理解有情的自他平等，發起一切有情同得解脫的意樂（與「同體大悲」的意義相同），名為大我阿世耶，**大我約一切有情的「自他平等」說**。……。菩薩能通達自他平等，起大我意樂。佛能圓滿證得法界（我）平等，遍法界身以法界為自體，就是佛的「大我相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58：

    《佛性論》是《寶性論》〈如來界章〉的解說，但內容更接近瑜伽學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5**]**《佛性論》卷1（大正31，787b）。

    （2）《佛性論》卷1〈1緣起分〉（大正31，787a8-b13）：

    問曰：佛何因緣說於佛性？

    答曰：如來為除五種過失，生五功德故，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。除五種過失者：(1)一為令眾生離下劣心故，(2)二為離慢下品人故，(3)三為離虛妄執故，(4)四為離誹謗真實法故，(5)五為離我執故。一為令眾生離下劣心者……五離我執者：若不見虛妄過失，真實功德，於眾生中不起大悲。**由聞佛說佛性故，知虛妄過失，真實功德，則於眾生中起大悲心；無有彼此，故除我執**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案：瑜伽學依真如平等空性解說「如來藏我」。諸經論提到「大我」或有「大我相」之詳細說明請參閱本書第七章，第二節，p.191-p.195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6**]**《顯揚聖教論》卷17（大正31，562b）。

    （2）《顯揚聖教論》卷17〈8 成現觀品〉（大正31，562b17-27）：

    是大我意樂，於自性無得；廣意樂當知，二性無分別。論曰：**當知此平等心性，即是大我阿世耶，及廣大阿世耶**。於遍計所執自性無所得故；於有漏無漏二性，過失功德亦無所得，由無分別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〈6 剎那品〉：「復次，大慧！善不善者，所謂八識。何等為八？謂如來藏名**藏識**，意及意識并五識身。」（大正16，621, c1-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)
19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7**]**《入楞伽經》卷8（大正16，559c）。

    （2）《入楞伽經》卷8〈14 剎那品〉（大正16，559 b22-c4）：

    復次，大慧！言善不善法者，所謂八識。何等為八？**一者、阿梨耶識**；二者、意；三者、意識；四者、眼識；五者、耳識；六者、鼻識；七者、舌識；八者、身識。大慧！五識身共意識身，善不善法展轉差別相續，體無差別，……。大慧！言剎尼迦者，名之為空，**阿梨耶識名如來藏**，無共意轉識熏習故名為空，具足無漏熏習法故，名為不空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9)
20. （1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97-p.198：

    心性是依心真如性說的。心性本淨，是與客塵煩惱相對稱的。在**大乘法中，心性依心真如說，所以心性清淨，就是真如或法界清淨。**聖者內自所證的真如或法界，其實是非染非淨的，……法界、真如無差別，無變異，是非淨非不淨（也可說非染非不染），沒有淨不淨可說的。清淨是對雜染說的，真如是前後一如，本來如此，實在無所謂清淨；不過從離客塵雜染所顯來說，真如也可說非不淨的。**唯識學者依世俗說勝義，對於勝義──真如、法界，是從世俗安立去闡明的**。如直從勝義（非安立）說，那是超越於相對界，非分別名相所及，有什麼淨不淨呢！

    （2）案：關於瑜伽學之「心性淨，客塵染」之說，詳參本書第七章，第二節，p.195-p.19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0)
21. 《中國禪宗史》，p.23：

    如來藏是二乘智慧所不能見（十住菩薩，也還見而不能了了），而唯是如來所圓證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1)
22. 「餘利智依義菩薩」：〔魏譯〕諸菩薩甚深智者；〔唐譯〕汝等比淨智菩薩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2)
23. 《中國禪宗史》，p.20-21：

    如來藏法門，弘通於（由）東（而）南印度；阿賴耶緣起說，弘通於（由）西（而）北印度。各別的發展，而又結合起來的，是（《勝鬘經》開端）《楞伽經》的「如來藏藏識心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3)
24. 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354：

    從大乘經看來，如來藏佛性，為一切眾生本有的清淨心，在佛是如來，在眾生是眾生，都不需要說阿賴耶識的。此如《華嚴》、《涅槃經》等，均祇說如來藏而不說阿賴耶的。如說到如來藏為生死依，則如來藏便與阿賴耶發生了關係，因為說明生死世間的一切，要從阿賴耶說起。這在《勝鬘經》中，雖還未明顯地表露出來，但到了《楞伽》、《密嚴》、《楞嚴》、《起信論》等經論中，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連繫，確已明顯地說出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4)
25. **[**原書p.249，註.8**]**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12，22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5)
26. （1）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6-p.7：

    在此唯識大乘中，即以知三性為主。……，如知道他的因緣，即能使之轉化，轉化妄染的為真淨的。**因緣即是緣起，即一切種子阿賴耶識。從阿賴耶雜染種子所生起的，即依他起染分而成為遍計執性的生死**；如對治雜染的種習，熏成清淨種子，即能轉起依他淨分而成為圓成實性的涅槃。

    （2）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34：

    阿賴耶識，在大小學派中是有諍論的，所以先要引經來證明它的確有其體。……「薄伽梵於阿毘達磨大乘經伽陀中」，曾「說」到阿賴耶識的體性。「無始時來界」的界字，指所依止的因體，就是種子，這是眾生無始以來熏習所成就的。……。**依世親論師的解釋：界，是一切雜染有漏諸法的種子。因無始時來有這一切雜染的種子，有為有漏的一切法，才依之而生起。生起了有為有漏法，就有五趣的差別**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6)
27. 請參附錄。《華雨集第三冊》第六章，第六節〈如來藏心與修定〉，p.182-p.18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7)
28. 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.142-p.143：

    唯識學裡，阿賴耶有多樣的解釋，比較共同而更適當的，是「家」、「宅」（窟宅）、「依」、「處」，唐玄奘旁翻做「藏」，也還相當的親切。**根據各種譯典去領會阿賴耶的含義，可以分為(1)「攝藏」、(2)「隱藏」、(3)「執藏」，但這是同一意義多方面的看法**。這可以舉一個比喻：一張吸水紙，吸飽了墨汁，紙也變成了黑紙。在這紙墨的結合上，可以充分表顯賴耶的含義。

    (1)像**紙能攝取墨汁，紙是能攝藏，也就是墨汁所攝藏的地方**。無著論師的賴耶，有能藏、所藏義，就是這**攝藏的能（主動）所（被動）兩面的解釋**。這**攝藏的要義是「依」**。

    (2)又像紙吸了墨汁，**墨色就隱覆了紙的本相，紙的本相也就潛藏在一片黑色的底裡**；這就是**隱藏的能所兩面觀**了。一分唯識學者，忽略了這一點，結果不要說《楞伽》，就是看為最重要依據的《解深密經》裡的阿賴耶的定義，也被遺棄。這**隱藏的要點是「潛」**。

    (3)又像**墨汁固然滲透到紙的全身，紙也有它的吸引力**，這就是**執藏的能所兩面觀**；它的**要義是「係著」**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8)
29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9**]**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上（大正31，133b）。《攝大乘論》卷上（大正31，97b）。《攝大乘論》卷上（大正31，114a）。《攝大乘論釋論》卷1（大正31，273b）。

    （2）《攝大乘論本》（唐，玄奘譯）卷1（大正31，133b17-24）：

    即於此中復說頌曰：「由**攝藏**諸法，一切種子識，故名阿賴耶，勝者我開示。」

    如是且引阿笈摩證。復何緣故此識說名阿賴耶識？一切有生雜染品法，於此**攝藏**為果性故；又即此識，於彼**攝藏**為因性故；是故說名阿賴耶識。或諸有情**攝藏**此識為自我故，是故說名阿賴耶識。

    （3）《攝大乘論》（元魏，佛陀扇多譯）卷1（大正31，97b25-c1）：

    還彼經所說：「一切諸法家，彼識一切種，故說為家識，聰明者乘此。」

    此是經證。然復彼何故名阿犁耶識？有生法者，**依**彼一切諸染法作果；於彼彼亦**依**諸識作因故，說為阿犁耶識。或復眾生**依**彼為我故，名阿犁耶識，彼亦名阿陀那識。

    （4）《攝大乘論》（陳，真諦譯）卷1〈1 依止勝相品〉（大正31，114a3-9）：

    阿毘達磨中復說偈云：「諸法**依藏住**，一切種子識，故名阿黎耶，我為勝人說。」

    此阿含兩偈證識體及名。云何佛說此識名阿黎耶？一切有生不淨品法，於中**隱藏**為果故；此識於諸法中**隱藏**為因故。復次諸眾生**藏此識中**由取我相故，名阿黎耶識。

    （5）《攝大乘論釋論》（隋，笈多共行矩譯）卷1（大正31，273b17-28）：

    論曰，即彼經復說偈：「諸法所**依住**，一切種子識，故名梨耶識，我為勝人說。」

    釋曰：此偈第二句釋第一句，勝人者謂諸菩薩故。

    論曰：有此等阿含為證，然此識何因緣故說名阿梨耶？一切有生染法依住為果；此識亦依彼法為因故，名阿梨耶識。又眾生**依住**以為自我故，名阿梨耶識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9)
30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10**]**《解深密經》卷1（大正16，692b）。《深密解脫經》卷1（大正16，669a）。

    （2）《解深密經》卷1〈3 心意識相品〉（大正16，692b14-18）：

    廣慧！此識亦名阿陀那識。何以故？由此識於身隨逐執持故。亦名阿賴耶識。何以故？**由此識於身，攝受藏隱同安危義故**。亦名為心。何以故？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。

    （3）《深密解脫經》卷1〈6 聖者廣慧菩薩問品〉（大正16，669a22-26）：

    廣慧！彼識名阿陀那識。何以故？以彼阿陀那識取此身相應身故。廣慧！亦名阿梨耶識。何以故？**以彼身中住著故**、一體相應故。廣慧！亦名為心。何以故？以彼心為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增長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0)
31. （1）案：《楞伽經》諸譯本皆未出現「習地」一詞。使用CBETA電子佛典檢索「習地」，可知是《成唯識論》援引《勝鬘經》時使用「無明習地」一詞表示「無明住地」。請參下列腳註。

    （2）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「大慧！如來藏者，受苦樂與因俱，若生若滅。**四住地、無明住地**所醉。凡愚不覺，剎那見妄想勳心。」（大正16，512b16-18）

    （3）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「如來無慮無察，而演說法；正智所化故，念不忘故，無慮無察。**四住地、無明住地**習氣斷故，二煩惱斷，離二種死，覺人法無我，及二障斷。」（大正16，513a24-27）

    （4）《入楞伽經》（魏譯）卷8〈15 化品〉：「大慧！如來常如意知常不失念，是故如來無覺無觀，諸佛如來離**四種地**已，遠離二種死、二種障、二種業故。」（大正16，560c15-17）

    （5）《入楞伽經》（魏譯）卷8〈14 剎那品〉：「大慧！如來藏不受苦樂非生死因，餘法者共生共滅，依於**四種熏習**醉故，而諸凡夫不覺不知邪見熏習，言一切法剎那不住。」（大正16，559c8-10）

    （6）《大乘入楞伽經》（唐譯）卷6〈7 變化品〉：「大慧！如來正知無有妄念，不待思慮然後說法，如來久已斷**四種習**，離二種死、除二種障。」（大正16，622c1-4）

    （7）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卷1：「煩惱有二種。何等為二？謂：住地煩惱及起煩惱。住地有四種。何等為四？謂：見一處住地、欲愛住地、色愛住地、有愛住地。此四種住地，生一切起煩惱。起者剎那心剎那相應。世尊！**心不相應無始無明住地**。世尊！此四住地力，一切上煩惱依種，比無明住地，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」（大正12，220a2-8）

    （8）《大寶積經》卷119〈48 勝鬘夫人會〉（唐譯）：「煩惱有二，謂住地煩惱及起煩惱。住地有四。何等為四？謂見一處住地，欲愛住地，色愛住地，有愛住地。世尊！此四住地，能生一切遍起煩惱。起煩惱者，剎那剎那與心相應。世尊！**無明住地，無始時來心不相應。**世尊！四住地力能作遍起煩惱所依，比無明地，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」（大正11，675 b18-24）

    （9）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153-p.155：

    「此四種住地，生」起「一切」現「起」的「煩惱」。**從見一處住地，生一切見的起煩惱；從欲愛住地，生一切欲愛所攝的起煩惱；從色愛住地，生色愛所攝的一切起煩惱；從有愛住地，生有愛所攝的一切起煩惱。**所以起煩惱，從住地煩惱說，也應有四種。**起是什麼意思？「起者，剎那心剎那相應」**。剎那是生而即滅的一念的別名；心是剎那剎那的，名為剎那心。煩惱剎那生起，與剎那心相應，名剎那心剎那相應。煩惱是心所，心是心王，王所是相應的。如眼識了別色境，與之相應的煩惱，也在色境上轉。心與煩惱，所緣同，行相同，同時的相應而合作，名為相應。**但住地，是不與心相應的**，如心起善時，並無起煩惱相應，而住地煩惱還是潛在的；它不與剎那心同緣同事。這「心不相應」的，為「無始無明住地」。……。所以一般所說的五住煩惱，實以本經所說為本。在本經譯者──求那跋陀羅所譯的《楞伽經》（卷四）中，每說「四住地無明住地」。雖對校魏唐的《楞伽》譯本，只說四種熏習，四種地，或四種習。但依本經及《瓔珞經》，四住地外，應別有無始無明住地。所以依本經辨析，起煩惱有二：(一)是四住地所起的──恆沙上煩惱；(二)是無始無明住地所起的──過恆沙上煩惱。住地煩惱也有二：(一)是四住地，(二)是無始無明住地。佛法本源於《阿含》毘尼，今略為敘述。總攝一切煩惱，為見一處及三界愛──四種，為佛法共義，大乘不共說有五種。然《阿含》及毘尼說：阿羅漢斷煩惱，但有不斷的，名為習氣。此習氣，即本經的住地。羅漢不斷習氣，辟支佛稍侵習氣，唯有佛，煩惱習氣一切斷盡。二乘不斷的習氣，在聲聞學派中，稱為不染污無知。無知即無明的別名；習氣，是極微細的無明，這與大乘的無明住地一致。龍樹說：「聲聞辟支佛習氣，於菩薩為煩惱」。聲聞學者，以為習氣是不染污的，無礙於生死的；而在大乘學者看來，習氣是微細的染污，還是要招感變易生死的。二乘不斷，而唯佛斷盡的無明，大乘學者說，菩薩在修行中，已分分漸除；佛究竟斷盡無明。所以，或分無明為十一重，二十二愚等。大乘所說的無明住地，實為根本教典所固有的，不過與聲聞學者解說不同。

    （10）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153-p.155：

    煩惱，是煩動擾亂，使現在未來的身心，不得安隱。統而言之，「煩惱」可分為「二種」，二種是：「住地煩惱，及起煩惱」。住地，唐譯為習地，習即熏習。地有所依住與能出生的意義。如草木，從地而生，依地而住。起是現起，即顯現於現在的現行。如瘧疾，潛伏期，如住地；冷熱發作的時候，即現起。煩惱也如此，貪心或瞋心現起時，是起煩惱；有時雖不現起貪瞋，如常人的歡喜布施時，如嬰孩及熟睡無夢時，不能說他沒有煩惱，煩惱還是潛在的，這就叫住地。住地即熏習，種子；起即現行。

    （11）《成唯識論》卷8（大正31，45a14-25）：

    生死有二:一、分段生死，……，故名「分段」。二、不思議變易生死，……，故名「變易」；……；或名「意成身」，隨意願成故。**如契經說**：(1)如取為緣有漏業因續後有者，而生三有。(2)如是**無明習地**為緣無漏業因，有阿羅漢、獨覺、已得自在菩薩生三種「意成身」，亦名「變化身」。案：「**契經**」指《勝鬘經》，見下引文。

    （12）《成唯識論述記》卷8（大正43，536b5-14）：

    論：如**契經說**至三種意成身。

    述曰：此成於前意成身名，**如勝鬘經說**，摩利迦此名鬘者即末利夫人也，此夫人之女名摩利室羅即勝鬘也。……。已得自在菩薩三，以彼所知障及無漏業為因故，生是三種意成身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1)
32. 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94：「先舉《楞伽經》來說。一、如經說：『如來藏本性清淨不生不滅，無始時來為雜染法之所熏集，故名阿賴耶識。』由此，可知**阿賴耶識，是約如來藏為雜染法熏集而得名**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32)
33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11**]**《入楞伽經》卷7（大正16，556b-c）。

    （2）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〈6 剎那品〉：「外道不知執為作者，無始虛偽惡習所熏，名為藏識，生於七識無明住地，**譬如大海而有波浪，其體相續恒[5]注不斷**，本性清淨，離無常過、離於我論。」（大正16，619 b29-c6）[5]注＝住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 [↑](#footnote-ref-33)
34. （1）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356：

    依**攝論師的唯識學者說**，阿賴耶識是著重在不清淨的，雜染的，虛妄的，生滅的，有漏種子的，一切不清淨的法體，均歸諸阿賴耶識中，**阿賴耶識成為「過失聚」**，為一切煩惱、業苦──三雜染種的聚合處。所以，**阿賴耶識是以虛妄分別為自性的**。這在玄奘譯的聖典中，對此也有充分的說明。但梁譯[即陳（真諦）譯]《攝論》，又說阿賴耶識有「解性」，是成佛而不失的覺性，這顯然說阿賴耶有此染淨二分；淨分的解性，就是如來藏了。

    （2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第七章，第三節，p.207-p.208：

    **真諦（Paramārtha）所譯的論書不少，以世親（Vasubandhu）《攝大乘論釋》為主，被稱為攝論宗**。傳攝論學的，有靖嵩與曇遷二大系。靖嵩是親承真諦的法泰弟子。……。**靖嵩系，是接近唯識宗的。曇遷**是地論師曇遵的弟子，到南方來，得到了《攝大乘論釋》，大加讚賞。後來在北地宏揚《攝論》，**受到地論師的讚同，這是近於地論師的**。

    （3）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93：

    然地論師的思想，據說，有相州北道派與相州南道派（法華玄義釋籤；法華文句）。

    (A)**南道派**以勒那摩提為主，以為**阿黎耶全屬於真**的，阿黎耶能生一切，即是真如法性生一切法──這是佛教中非常特殊的學派。

    (B)**北道派**以菩提流支為主，說**阿黎耶有真與妄的二義**。一切法從阿黎耶識生，黎耶是真妄和合的，即指真心為妄熏染而現妄染的一切法。

    （4）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p.302-303：

    勒那摩提以阿梨耶為淨識，即法性真如，故「計法性生一切法」，「計以真如為依持」。慧光傳其學，流行於相州南道。菩提流支以阿梨耶為真識不守自性而妄現者，故「計阿梨耶以為依持」，「計梨耶生一切法」。道寵傳其學，流行於相州北道。慧**光再傳曇遷，得真諦譯《攝論》而傳於北土，說梨耶通真妄，近北道之說**。

    （5）案：本文應指靖嵩系之攝論師。

    （6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212：

    在大乘佛法中，有二類不同的所依說，如《瑜伽論》〈本地分〉說：「心，謂一切種子所隨依止性，所隨依附依止性，體能執受，異熟所攝阿賴耶識。」**有漏的雜染種，依附的無漏清淨種，都以阿賴耶識──心（citta）為所依止**。**異熟一切種的阿賴耶識，為一切法依止，是瑜伽學系的根本立場**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4)
35. （1）案：此處提出瑜伽學、攝論宗、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對阿賴耶識之概說，或許是依唯識學流變之脈絡而來，主要用意在說明「阿賴耶識」一詞表「雜染」。如下引文。

    （2）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349：「唯識學，本是**依《瑜伽師地論》為本的。無著的《大乘莊嚴經論》與《攝大乘論》**，闡揚阿賴耶的種子識變（《攝論》說緣起與緣所生法，已有種子識變、現行識變二義）。由於會通當時流行的大乘經，也會通了如來藏與大我。依此而**發展下去，就有《楞伽》、《密嚴》等傳出**。」

    （3）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12〈22 功德品〉（大正31，654a18-24）：

    若智緣真如，遠離彼二執，亦知熏聚因，依他性即盡。

    釋曰：若具知三性即盡依他性。「若智緣真如」者是知真實性，「遠離彼二執」者是知分別性；「亦知熏聚因」者是知依他性；依他性即盡者，由知三性即熏習聚盡。（本文之「差別義」）**熏習聚者，謂阿梨耶識**。

    （4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195-p.196：

    唯識者對於心性本淨的見解，如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6（大正31‧622c-623a）說：

    「譬如清水濁，穢除還本清；自心淨亦爾，唯離客塵故」。「已說心性淨，而為客塵染，不離心真如，別有心性淨」。

    《論》文以水的清濁，來比喻「自心淨」（svacitta-śuddha）。水有垢濁與清淨的；除去垢濁所得的清淨水，「清（淨）非外來」，水的清淨性是本來如此的。這正如方便修行，除去客塵，顯心的清淨，也是「淨非外來，本性淨故」。**從雜染心而轉為清淨，顯出的心清淨性本來如此，與真如的自性清淨，離垢清淨，意義完全一樣。**……。對於心清淨，《莊嚴論》解說為：「如是心性自淨，而為客塵所染，此義已成。由是義故，不離心之真如，別有異心，謂依他相，說為自性清淨。此中應知說心真如，名之為心，即說此心為自性清淨，此心即是阿摩羅識。」**自性清淨的心，是心真如，梵本作法性心（dharma-citta）；真如心與法性心，意義是相同的。總之，自心清淨，約無差別的真如說，與如來藏、我的約真如說，意義相同**。

    （5）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12〈22 功德品〉（大正31，656 b8-13）：

    釋曰：復由四覺名為菩薩，一、隨我覺，由覺心故，**心謂阿梨耶識**；二、小見覺，由覺意故，意謂與我見等四惑相應緣阿梨耶識者；三、識身覺，由覺識故，識謂六識身；四、虛分別覺，由覺不真分別故，不真分別者，即前心意識，一切菩薩唯覺，此是不真分別故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5)
36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12**]**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（大正16，483a）。

    （2）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「大慧！取種種塵，及無始妄想薰，是分別事識因。大慧！若**覆彼真識**，種種不實諸虛妄滅，則一切根識滅。」（大正16，483a20-26）

    （3）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94：「先舉《楞伽經》來說。一、如經說：……。二、經說相滅時，宋譯作：『**覆彼真識**，種種不實諸虛妄滅』。**覆真相識，異譯即作藏識**。這可知，真相識為雜染法所熏集隱覆，即名阿賴耶識。」

    （4）《淨土與禪》，p.168-169：

    阿賴耶識的真淨，在《楞伽經》的心意意識章中，說到藏識與轉識不一不異時說：「非（阿賴耶）自真相識滅，但業相滅；若自真相滅者，藏識則滅」。唐譯與宋譯同。宋譯又有：「覆彼真識」；「藏識真相」二句。魏譯與唐譯，都但是阿賴耶識。這可見，梵語的阿賴耶識，求那跋陀羅──宋譯是解說為：覆彼真相之識，藏彼真相之識的。換言之，由於無始來的虛偽惡習所熏，隱覆真淨，如來藏也就名為阿賴耶識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6)
37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13**]**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31，510b）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（大正16，619c）。《入楞伽經》卷7（大正16，556c）。

    （2）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「**修行者作解脫想，不離不轉名如來藏識藏，七識流轉不滅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攀緣諸識生故**，非聲聞、緣覺修行境界，……。是故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**欲求勝進者，當淨如來藏及藏識名。大慧！若無識藏名如來藏者，則無生滅**。」（大正31，510b16-28）

    （3）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〈6 剎那品〉：「或復善入諸諦解脫，便妄生於**得解脫想，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中藏識之名。若無藏識，七識則滅。何以故？因彼及所緣而得生故。**然非一切外道二乘諸修行者所知境界，……。是故，大慧！菩薩摩訶薩**欲得勝法，應淨如來藏藏識之名。大慧！若無如來藏名藏識者，則無生滅。**」（大正16，619c11-25）

    （4）《入楞伽經》卷7〈11 佛性品〉：「[9]而修行者**生解脫相，以不知轉滅虛妄相故。大慧！如來藏識不在阿梨耶識中，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，如來藏識不生不滅。何以故？彼七種識依諸境界念觀而生**，此七識境界一切聲聞辟支佛外道修行者不能覺知。……。是故，大慧！諸菩薩摩訶薩**欲證勝法，如來藏阿梨耶識者，應當修行令清淨故。大慧！若如來藏阿梨耶識名為無者，離阿梨耶識，無生無滅**，一切凡夫及諸聖人，依彼阿梨耶識故有生有滅，以依阿梨耶識故，諸修行者入自內身聖行所證，現法樂行而不休息。」（大正16，556c10-557 a3）[9]而＝若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7)
38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14**]**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31，510b）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（大正16，619c）。《入楞伽經》卷7（大正16，556c）。

    （2）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〈6 剎那品〉：「外道不知執為作者，無始虛偽惡習所熏，名為藏識，生於七識無明住地，譬如大海而有波浪，其體相續恒[5]注不斷，本性清淨，離無常過、離於我論。」（大正16，619 b29-c6）[5]注＝住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

    （3）《入楞伽經》卷7〈11 佛性品〉：「大慧！阿梨耶識者，名如來藏，而與無明七識共俱，如大海波常不斷絕，身俱生故，離無常過，離於我過，自性清淨。」（大正16，556 b22-c3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8)
39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15**]**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（大正16，483a-b）。

    （2）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「大慧！**譬如泥團微塵，非異非不異**。金莊嚴具，亦復如是。大慧！**若泥團微塵異者，非彼所成；而實彼成，是故不異。若不異者，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。**如是，大慧！**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，藏識非因；若不異者，轉識滅藏識亦應滅。而自真相實不滅**。是故，大慧！**非自真相識滅，但業相滅**。若自真相滅者，藏識則滅。」（大正16，483a26-b4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9)
40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16**]**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0c）。《入楞伽經》卷7（大正16，557a）。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（大正16，620a）。

    （2）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（大正16，510c11-14）：

    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：「**甚深如來藏，而與七識俱**，二種攝受生，智者則遠離。」

    （3）《入楞伽經》卷7〈11 佛性品〉（大正16，557a14-17）：

   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：「**甚深如來藏，與七識俱生**；取二法則生，如實知不生。」

    （4）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〈6 剎那品〉（大正16，620a9-12）：

   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：「**甚深如來藏，而與七識俱**；執著二種生，了知則遠離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40)
41. （1）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356：

    地論師（後來發展為華嚴宗）依《十地經論》說，阿賴耶識即是第一義心，真心，如來藏，這說明了阿賴耶識與如來藏是一體的。這在現行的經論中，是有其根據的。如《楞嚴經》中，將阿賴耶識視為如來藏。趙宋譯的大乘經（經名記不得），也有說「阿賴耶淨識」；《密嚴經》中，說「佛說如來藏，以為阿賴耶」，又說阿賴耶是佛性，是我，當然也是如來藏了。所以，《楞嚴》、《密嚴經》等，與地論師一派的思想極為相近。

    （2）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348：

    西元六世紀初，北印度的菩提流支（Bodhiruci）等來，譯出世親的《十地經論》等。《十地經論》的宏傳，形成「地論師」一系。「地論師」說：阿梨[賴]耶識是真識。《十地經論》說：「**應於阿梨耶識及阿陀那識中求解脫**」，並沒有真識的意味。「地論師」的真識說，可能是從菩提流支所譯的，《入楞伽經》的「**自相阿梨耶識不滅**」中來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1)
42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17**]**《大寶積經》卷119〈勝鬘夫人會〉（大正11，677c）。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4引文（大正31，840a）。

    （2）《大寶積經》卷119〈48勝鬘夫人會〉：「世尊！生死者依如來藏，以如來藏故說前際不可了知。世尊！**有如來藏故得有生死，是名善說**。世尊！生死者，諸受根滅無間相續未受根起，名為生死。世尊！生死二法是如來藏，於世俗法名為生死。世尊！死者諸受根滅，生者諸受根起，**如來藏者則不生不死、不昇不墜、離有為相**。世尊！如來藏者常恒不壞，是故世尊！**如來藏者與不離解脫智藏是依是持，是為建立。亦與外離不解脫智諸有為法依持建立**。世尊！若無如來藏者，應無厭苦樂求涅槃。何以故？**於此六識及以所知如是七法，剎那不住不受眾苦，不堪厭離願求涅槃**。」（大正11，677c7-19）

    （3）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4〈6 無量煩惱所纏品〉（大正31，839a25-b6）：

    如聖者勝鬘經言：「世尊！**是故如來藏是依、是持、是住持、是建立。世尊！不離、不離智、不斷、不脫、不異、無為、不思議佛法**。世尊！亦有**斷、脫、異、外離[2]、離智、有為法，亦依、亦持、亦住持、亦建立，依如來藏故**。」

    依性有諸道者，如聖者勝鬘經言：「世尊！生死者依如來藏。世尊！**有如來藏故說生死，是名善說故**。」

    及證涅槃果者，如聖者勝鬘經言：「世尊！**依如來藏故有生死，依如來藏故證涅槃。世尊！若無如來藏者，不得厭苦樂求涅槃，不欲涅槃不願涅槃故**。」[2]〔離〕－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

    （4）案：導師對此經文之詳釋見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241-p.244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2)
43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18**]**《大寶積經》卷119〈勝鬘夫人會〉（大正11，677c）。

    （2）《大寶積經》卷119〈48勝鬘夫人會〉：「世尊！若無如來藏者，應無厭苦樂求涅槃。何以故？於此六識及以**所知，**如是七法，剎那不住不受眾苦，不堪厭離願求涅槃。」（大正11，677c16-1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3)
44. （1）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.244-p.246：

    壬二 為縛脫依

    世尊！若無如來藏者，不得厭苦樂求涅槃。何以故？於此六識及**心法智**，此七法剎那不住，不種眾苦，不得厭苦樂求涅槃。世尊！如來藏者，無前際，不起不滅法，種諸苦，得厭苦樂求涅槃。

    縛是生死繫縛，脫是涅槃解脫，這都依如來藏而成立。……。眾生的有漏識有七：即眼識耳鼻舌身意識──六識及心法智。心法智，地論師解說為第七識；嘉祥說是六識的相應心所；**唐譯作「所知」境。然依《楞伽經》義，即第七末那識**，如說：「其餘諸識，有生有滅，意意識等念念有七」。「七識不流轉，不受苦樂，非涅槃因」。末那，譯為意；真諦三藏每譯為心；**本經的心法智，實即第七末那的異名**。**心法智的智，約凡夫的顛倒智說（智論有「心想智力」句）**。

    （2）(A)《入楞伽經》卷8〈14 剎那品〉：「復次，大慧！言善不善法者，所謂八識。何等為八？一者、阿梨耶識；**二者、意；三者、意識**；四者、眼識；五者、耳識；六者、鼻識；七者、舌識；八者、身識。」（大正16，559b22-25）

    (B)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〈6 剎那品〉：「復次，大慧！善不善者，所謂八識。何等為八？謂如來藏名藏識，意及意識并五識身。」（大正16，621c1-3）

    (C)kuśalākuśalāḥ punarmahāmate yaduta aṣṭau vijñānāni |

    katamānyaṣṭau ? yaduta tathāgatagarbha ālayavijñānasaṃśabdito **mano manovijñānaṃ** ca pañca ca vijñānakāyāstīrthyānuvarṇitāḥ |

    Vaidya, P. L., *Saddharmalaṅkāvatārasūtram,*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-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, Darbhanga, 1963

    上文引自：<http://www.dsbcproject.org/node/4106>；

    登錄時間：2015年3月21日，19：40

    (D)安井広濟，《梵文和訳入楞伽經》，京都，法藏館，1976，p.214：

    善と不善〔の法〕は、すなおち、八識である。八とは何かというと、すなおち、アーラヤ識となづけられる如來蔵と、**意と、意識と**、外教によっても語られる五識身である。

    （3）(A)《入楞伽經》卷7〈11 佛性品〉：「餘七識者，心**意、意識**等念念不住是生滅法，七識由彼虛妄因生」（大正16，556 c3-4）

    (B)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〈6 剎那品〉：「其餘七識，**意、意識**等念念生滅，妄想為因、境相為緣和合而生。」（大正16，619c6-8）

    (C)tadanyāni vijñānānyutpannāpavargāni **manomanovijñāna**prabhṛtīni kṣaṇikāni, saptāpyabhūtaparikalpahetujanitasaṃsthānākṛtiviśeṣasamavāyāvalambīni |

    Vaidya, P. L., *Saddharmalaṅkāvatārasūtram,*1963

    上文引自：<http://www.dsbcproject.org/node/4106>；

    登錄時間：2015年3月21日，19：40

    (D)安井広濟，《梵文和訳入楞伽經》，p.201：

    これ以外の**意と意識**などの生滅のある七つの識は、すべて剎那性のものであり、虛妄分別の因より生じた形相と差別とを所緣とし、…… [↑](#footnote-ref-44)
45. （1）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.47：

    「常我」，在部派佛教內，還不敢違反傳統而公然提出來。部派佛教而立「我」的，有犢子部及其流派，說轉部（Saṃkrāntivādin），而這都是從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in）分化出來的。我在《唯識學探源》，《性空學探源》、已一再的加以論述。

    （2）案：詳參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第二章，第三節〈如來與我〉，p.47-p.54。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.52-p.68。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.170-p.182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5)
46. **[**原書p.249，註.19**]**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（大正16，483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6)
47. （1）《入楞伽經》卷7〈11 佛性品〉：「餘七識者，心**意、意識**等念念不住是生滅法，七識由彼虛妄因生。」（大正16，556 c3-4）

    （2）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〈6 剎那品〉：「其餘七識，**意、意識**等念念生滅，妄想為因、境相為緣和合而生。」（大正16，619c6-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7)
48. **[**原書p.249，註.20**]**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0b、51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8)
49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21**]**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12，222b）。

    （2）案：見p.244引文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9)
50. （1）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6：「在此唯識大乘中，……。因緣即是緣起，即一切種子阿賴耶識。從阿賴耶雜染種子所生起的，即依他起染分而成為遍計執性的生死；如對治雜染的種習，熏成清淨種子，即能轉起依他淨分而成為圓成實性的涅槃。」

    （2）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p.299：「唯識宗立三自性：依他起性，是因緣生性，即唯識現；遍計所執性，是於依他起而起種種執著，即離心實有（外境）；圓成實性，是於依他起離遍計執所顯空性，即唯識性（心性本淨）。依他起性即心心所法，而以根本阿賴耶識為依止，依之明轉染還淨；究竟清淨，即無垢識為依止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50)
51. 案：即前文已提及之「如來無我之藏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1)
52. （1）案：見p.241引文。

    （2）另可參附錄。《無諍之辯》，第六章 大乘三系的商榷，p.132-13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2)
53. **[**原書p.249，註.22**]**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1（大正31，814a-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3)
54. 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卷3〈5 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品〉：

    初依不淨時不變不異，十一偈者：

    ……地依於水住，水復依於風，風依於虛空，空不依地等，……如虛空淨心，常明[9]元轉變；為虛妄分別，客塵煩惱染。

    此虛空譬喻偈示現何義？明如來性。依不淨時法體不變，偈言：

    不正思惟風，諸業煩惱水，自性心虛空，不為彼二生，自性清淨心，其相如虛空，邪念思惟風，[1]所不能散壞，諸業煩惱水，所不能濕爛，老病死熾[2]火，[3]所不能燒燃。

    此偈明何義？如依邪念風輪起業煩惱水聚，依業煩惱水聚生陰界入世間；而自性心虛空不[4]生不起。偈言：不正思惟風，諸業煩惱水，自性心虛空，不為彼二生故；如是依邪念風災、業行煩惱水災、老病死等火災，吹浸燒壞陰[5]入界世間，而自性清淨心虛空常住[6]不壞。如是於不淨時中器世間相似相對法，諸煩惱染、業染、生染有集有滅，諸佛如來無為之性猶如虛空不生不滅，常不變易，示現法體。此自性清淨法門虛空譬喻，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修多羅中廣說。」（大正31，832c3-833a15）

    [9]元＝無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[1]所不能＝不能吹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[2]火＝光【宮】。[3]所＝亦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[4]生＋（亦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[5]入界＝界入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[6]不＋（可）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4)
55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23**]**《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》卷1（大正31，696a）。

    （2）《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》卷1〈1 三法品〉：云何建立色蘊？謂諸所有色，若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。所造者，謂**以四大種為生、依、立、持、養因義，即依五因說名為造**。**生因者即是起因**，謂離大種色不起故；**依因者即是轉因**，謂捨大種諸所造色無有功能，據別處故；**立因者即隨轉因**，[1]由[2]大變異能依造色隨變異故；**持因者即是住因**，謂由大種諸所造色相似相續生，持令不絕故；**養因者即是長因**，謂由大種養彼造色令增長故。」（大正31，696a4-12）[1]〔由〕－【聖】。[2]大＋（種）【聖】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5)
56. 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，p.386-p.387：「如《勝鬘經》說：『**如來藏離有為相，如來藏常住不變，是故如來藏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；世尊！不離不斷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。世尊！斷脫異外有為法，依、持、建立者，是如來藏**。』這樣的文句，《無上依經》，《寶性論》，都是一樣的。**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，這就是因；是增上緣，能作因**。例如四大能造造色，決非以四大為體而發生造色，是依『生、**依、立、持**、養』──五因而說造；是說不離四大，而造色才可以生起（《楞伽經》的『如遍興造一切趣生』，也是這樣的造）。五因中的依、立、持──三因，也就是經說的『是依、是持、是建立』了。所以，**善與不善，依如來藏而有，而不是以如來藏為體，從如來藏生出來的**。為什麼如來藏可以為因──依、持、建立，就因為是常住不變的。儘管輪迴諸趣，解脫涅槃，如來藏是常住不變的，為這一切所依止的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56)
57. （1）案：《楞嚴經》中並無「無明熏真如，真如熏無明」之用語，然後代注疏時便用此語解釋卷7到卷8的一段經文：卷7之「阿難！云何名為眾生顛倒」為開頭，直至卷8「善能成就五十五位真菩提路，作是觀者名為正觀；若他觀者名為邪觀」為止（大正19，138b12-142c28）。檢索到的三家注疏中所指之文段皆相同，下列註腳引《楞嚴經如說》為例。

    （2）明•鍾惺伯撰《楞嚴經如說》卷7-8：「『阿難！云何名為眾生顛倒？阿難！由性明心，性明圓故；**因明發****性，性妄見生。從畢竟無成究竟有**，此有所有非因所因，住所住相了無根本，本此無住，建立世界及諸眾生。』**此總標無明熏真如成其染用。……。上約無明熏真如而成染用**，為十二類生之因[巳>已]竟；下約**真如熏無明而成淨用**，為五十五位菩提之因也。『汝今**修證佛三摩提，於****是本因元所亂想，立三漸次方得除滅；如淨****器中除去毒蜜，以諸湯水并雜灰香洗滌其****器，後貯甘露**。云何名為三種漸次？……』」（卍新續藏13，458a17-460c17）

    （3）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p.307-p.308：「《起信論》立義，……。**依真如熏無明，無明熏真如，明流轉與還滅**。依如來藏有阿黎耶識；依心意意識轉，似同《楞伽》。然不立種子，真妄互熏，異於《楞伽》。」

    （4）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221-p.229：

    「**云何熏習起染法不斷？所謂以依真如法故，有於無明。以有無明染法因故，即熏**

    **習真如；以熏習故，則有妄心。**」……

    此下分說，先明熏習起染法不斷，也即是眾生心隨染而成生死眾生（遍計所執性），眾生從無始時來，就在雜染因果法中流轉。這由於怎樣的「熏習」，以致生「起染法」，永續的「不斷」呢？**約粗細說，可有三類：一、無明熏習成妄心：**本論首先揭出了真妄二元相對的無明，是不覺一法界的別名，所以這是不離真如淨法而有的。真如本來常遍，可為染法所依，所以說：「以依真如法故，有於無明」，但真如為染法依，而不是熏生染法。無明是不覺義，真如是覺義，不覺性的無明不離於覺性的真如；而不是真如熏習生無明。**因為「有」了「無明」雜「染法」為內「因」的緣「故」，於是不離真如而「即熏習真如」**，迷蒙了真如。雖然真如還是一樣的真如，常恆不變，不曾真的受影響而變質；但「以」無明「熏習」的關係，即「有」「妄心」現起。……

    「**云何熏習起淨法不斷？所謂以有真如法故，能熏習無明，以熏習因緣力故，則令妄心厭生死苦，樂求涅槃。**」……

    在**染法熏起**中，說**無明熏真如**而成妄心。在這**淨法熏起**中，即**「以」真如「熏習」無明為「因緣力」**，**於是就「令妄心」中發出懇切的「厭生死苦」，誠摯的「樂求涅槃」的動機**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7)
58. 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5〈6 剎那品〉：「大慧！如來藏名藏識，**所與意等諸習氣**俱是剎那法，無漏習氣非剎那法，此非凡愚剎那論者之所能知。彼不能知一切諸法有是剎那非剎那故，彼計無為同諸法壞，墮於斷見。」（大正16，621 c7-1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8)
59. （1）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277：

    《莊嚴論》立三身：自性身（svabhāva-kāya），也就是法身（dharma-kāya）；受用[食]身（saṃbhoga-kāya）；變化身（nirmāṇa-kāya）。菩薩廣大修行而功德圓滿，在淨土中受用法樂，所以特立受用身。這三身，都是由法界dharma-dhātu清淨而成的。自性身以「轉依」為相，是受用、變化**──**二身所依止的。如約佛智說，立四智：**大圓鏡智（ādarśa-jñāna），平等性智（samatā-jñāna），妙觀察智（pratyavekṣaṇa-jñāna），成所作智（kṛtyânuṣṭhāna-jñāna）。**漢譯本說：「八、七、六、五識，次第轉得故」，就是一般所說的「轉八識，成四智」，但梵本沒有轉八、七、六、五識的文義。四智中，圓鏡智如如「不動」為其他三智的所依。

    （2）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19-24：

    前面說大乘就是殊勝乘，但何以見得它的殊勝呢？「由」這如來「所說」的「十處」（十殊勝），就能夠顯示大乘的殊勝。……十、三種佛身說名彼果智體：彼果就是智，名彼果智。約斷障的寂滅邊說，是無住大般涅槃；約顯現的智慧邊說，就是圓滿的無分別智，就是三種佛身。**第八識轉成的大圓鏡智，第七識轉成的平等性智，是「自性身」，它的本體是常住的。第六識轉成的妙觀察智**，**是「受用身」；前五識轉成的成所作智，是「變化身」**，這二身可說是無常的。自性身即以解性阿賴耶識離障為自性。由自性身而現起的一切中，受用身為地上菩薩現身說法，受用一切法樂；變化身為聲聞現身說法。

    （3）《華雨集第五冊》，p.122：

    《瑜伽論》〈抉擇分〉，正智屬於依他起性。《成唯識論》依據這一原則，說四智菩提，與智相應的淨識，都是無漏的有為生滅。然而，唯識學不一定是這樣說的，如《楞伽經》說：「正智、真如，是圓成實」；所以能起正智的「無漏習氣，非剎那法」，也就是不生滅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9)
60. （1）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第十章，第六節，p.333：

    至于如來藏究竟是什麼？唯識宗說，如來藏即是真如，即是圓成實性，法性，法空性，法無我性。因為眾生未能證悟真如，真如為煩惱所遮蔽，不能顯發出來，所以名如來藏。一切法依阿賴耶識而現起，所以如來藏即阿賴耶識性──心性。約這一意義說，唯識與真常所解說的並無多大差別，所不同的，**真常說真如具足無量稱性功德，而唯識卻將此清淨功德，說為有為的無漏種子。**

    （2）《無諍之辯》，p.162：「唯識者以為：如來藏是法空性（也有說是依他淨分）。**無漏種子雖是法身所攝（與如來藏相應不離），等到現起時，還是有為生滅。**換言之，雜染、清淨一切法，都不能說從此法性而生起。」 [↑](#footnote-ref-60)
61. **[**原書p.249，註.24**]**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4（大正16，512b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1)
62. **[**原書p.249，註.25**]**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12，221c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2)
63. （1）**[**原書p.249，註.26**]**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（大正16，487b-c）。

    （2）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1〈一切佛語心品〉：

    復次，大慧！有五無間種性。云何為五？謂：聲聞乘無間種性、緣覺乘無間種性、如來乘無間種性、不定種性、各別種性。云何知聲聞乘無間種性？……。大慧！緣覺乘無間種性者，……。大慧！彼如來乘無間種性，有四種，……大慧！不定種性者，謂：說彼三種時，隨說而入，隨彼而成。大慧！**此是初治地者**，謂種性建立，為超入無所有地故，作是建立。彼自覺藏者，自煩惱習淨，見法無我，得三昧樂住聲聞，當得如來最勝之身。……「大慧！彼一闡提非一闡提，世間、解脫誰轉？大慧！一闡提有二種：一者，捨一切善根，及於無始眾生發願。云何捨一切善根？……。大慧！捨一切善根一闡提者，**復以如來神力故，或時善根生**。所以者何？謂如來不捨一切眾生故，以是故菩薩一闡提不般涅槃。」（大正16，487 a8-c3）

    （3）《入楞伽經》卷2〈3 集一切佛法品〉：「大慧！何者不定乘性證法？大慧！若人聞說此三種法，於一一中有所樂者隨順為說。大慧！說三乘者為發起修行地故，說諸性差別非究竟地，為欲建立畢竟能取寂靜之地故。」（大正16，527a13-17）

    （4）《大乘入楞伽經》卷2〈2 集一切法品〉：「大慧！不定種性者，謂聞說彼三種法時，隨生信解而順修學。大慧！為初治地人而說種性，欲令其入無影像地，作此建立。」（大正16，597,b23-26）

    （5）案：瑜伽學的種性說請參閱本書第七章，第二節〈瑜伽唯識學的如來藏說〉，p.199-p.203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3)